

王永年
著

生命的张力

——人类双重价值追求论略

海风出版社

B018
W245



生命的張力

——人类双重价值追求论略

● 王永年 著

海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张力：人生双重价值追求论略/王永年著.
福州：海风出版社，2002.9
ISBN 7-80597-426-8

I. 生… II. 王… III. 价值 (哲学) — 研究
IV. 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037 号

生命的张力

——人类双重价值追求论略

王永年 著

海风出版社出版

(福建·福州鼓东路 18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福州华榕彩印公司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12.5 印张 29.5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2002 年 9 月第一版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97-426-8
G.70 定价：22.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
大头妈妈
—您是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

序

黄克剑

在更多的人把切己的功利视为人生之首骛的时下，我读到王永年君谈论崇高的文字。“崇高”一语曾被过分铺张地随机役用于当下需要，以至于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里无可挽回地落于乡愿。罩在这词语上的令人肃然的光晕早就在往事的片断联想中消逝了，那些自以为从历史的背影那里找到真实教训的人们，至今说起它来仍羞涩难以出口。其实，即使从此永远摈去这个不幸被亵渎的字眼，人的生命中越出平庸而祈望高卓的那一精神维度也决不会随之全然萎谢。这是一重活在人生践履中的终极眷注，王永年的文字正是从这里说起的。

诚然，他也申说“幸福”，并把“幸福”作为可与“崇高”并称的又一重赋有终极意趣的人生价值，但当他把“幸福”理解为能够引起“欢欣愉悦体验”的那种“同健全期待和谐一致的存在状态”时，所谓“健全期待”已经多少道出期待着的心灵所受祈慕中的“崇高”的陶冶。这里，“双重价值追求”的提法，显然受康德的“至善”——由至高的道德与充量的幸福配称一致界说其内涵的圆满的善——观念的启示更大些，而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托则在于马克思所谓“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或所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并且，正因为这样，被反复检讨的“崇高”也已不仅仅指谓道德的高尚。

依康德的说法，“哲学在古人看来是指教人什么才是‘至善’

的概念，并指教人什么是求得它的行为的”，这当然主要是就苏格拉底之后的古希腊哲学而言的。事实上，“至善”作为“轴心时代”（雅斯贝斯）——古希腊出现苏格拉底、古犹太出现耶稣、古印度出现释迦牟尼、古中国出现孔子的时代——萌生的心灵祈向，也未始不可印证于中国。中国先秦儒家典籍中就有“止于至善”之说。其“善”的内蕴是由“明明德”（去私欲之蔽以敞露或恢复人性本具的德性之明）、“新民”（自明其“明德”推而及人以“新”之）指示的，“止于至善”逐关联着“明明德”、“新民”被谓之“大学之道”。“至善”在中西诸多哲学流派或哲学家那里涵赅多有不同，但无论是更重于“幸福”以从“幸福”推及“道德”，还是更重于“道德”以从“道德”推及“幸福”，或如康德那样寻求“德”、“福”的先验综合，其所确认的“善”之“至”者皆被提撕为一种终极的人生关切。永年君以“幸福”和“崇高”为人生的双重价值追求，其所论因与古人之“至善”向往有所契，却也忧于世风而更重反求诸己之生命体证。

永年君的这些文字的问世并不从容。从命意的酝酿到语词的拣选，都看得出作者意在振作世道人心的急切。他带着深切的人文忧患意识就此著书立论，实属难能可贵。他的思考和言说显然不拘泥于学院式研究的绳墨，论著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尚未沉迷于技术化写作的那份心灵的拙真。“崇高”、“幸福”一类人生价值话题终当诉诸生活践履，重要的当然在于逻辑推绎的缜密，却也还在于生命体悟的真切。“至善”自是人类心灵投向终极处的一种希望，这希望带给那些不愿割舍希望的人们以灵魂回机向上的可能。永年君的文字亦可说尚在“学以致其道”的途中，可贵的是，艰辛的思路跋涉者毕竟在这里为自己留住了一缕希望之光。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目 录

序	(1)
前言：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说起	(1)
第一章：人的生命活动中的价值之维	(5)
一、物质生产——对象化的价值	(5)
二、婚姻·家庭——爱与人的尊严	(11)
三、认知活动的价值内蕴	(20)
四、宗教信仰与终极眷注	(24)
五、艺术活动与审美向度	(38)
第二章：嬗变中的人类价值思想	(52)
一、人类童年时代的价值祈向	(52)
二、西方价值思想的沿革	(64)
三、中国价值思想的演变	(83)
第三章：马克思的价值诉求	(98)
一、从卢梭、康德到马克思	(98)
二、“幸福的人”与“高尚的人”	(107)
三、对“享乐空话”与“虚假崇高”的批判	(112)
四、劳动异化——人的自我异化	(118)
五、异化扬弃——人的复归	(123)
第四章：人类双重价值追求的存在论基础	(128)
一、存在者的“缺”与“限”	(128)
二、人的存在的“在缺”与“在限”	(133)

三、人的“圆缺需要”与“超限需要”	(139)
四、“圆缺价值”与“超限价值”	(142)
第五章：幸福与崇高：从现实到终极	(145)
一、作为价值祈向的幸福与崇高	(146)
二、作为存在状态的幸福与崇高	(150)
三、作为主观体验的幸福与崇高	(156)
四、作为存在过程的幸福与崇高	(160)
第六章：双重价值追求的结构与层次	(163)
一、幸福与崇高的要素	(163)
二、双重价值追求的两种结构	(172)
三、双重价值追求的层次区分	(176)
第七章：双重价值祈向的形成与遮蔽	(180)
一、价值祈向在儿童行为中的发生学意义	(180)
二、双重价值祈向的形成	(187)
三、双重价值祈向的遮蔽	(191)
第八章：人类双重价值追求的实现	(193)
一、对问题的两种解答	(193)
二、生产力的发展与自然的尊严	(198)
三、共同优裕的生活境遇	(201)
四、主体地位的普遍承认	(203)
五、健全的大众教育	(211)
六、正当的国家目的与职能	(227)
第九章：人的现代境遇与双重价值追求	(239)
一、“经验思维”——“形而上者”的遗忘	(240)
二、“智能生产”的现代困惑	(243)
三、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	(246)
四、“参与政治”的影响	(249)

五、“自我文化”——价值天秤的一种倾斜	(251)
第十章：当代幸福追求	(255)
一、自由的与幸福的	(255)
二、不断创造中的幸福	(262)
三、实现生命与享受生命	(275)
四、建构和谐	(297)
第十一章：当代崇高追求	(308)
一、逼近至上的客观真理	(308)
二、未可轻置的“至善”向往	(326)
三、社会理想的践履	(343)
四、高尚德性——崇高价值的重心所在	(361)
跋	(382)
后记	(386)

前言：从孔子和亚里士多德说起

人的生命的存在首先展现给世界的是其活动的自觉性与目的性。尽管这种活动的目的复杂多样，但就其实质而言，在于追求价值创造价值。人所追求、创造的极为广泛的价值，可以用多种方法来划分类型。如果我们抓住价值关系本身独有的特点，撇开价值关系的一切外在形式，根据价值最基本的功能特性——目的与手段来分类，可以把价值区分为“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有些需要的满足，是人生命活动的目的本身，客体满足这种需要所形成的价值，称为“目的性价值”。有的价值目标在局部看来是目的，然而这个目标进而又在更高目标中具有自身的理由，对于后者来说，它成为实现、完善有关价值的工具，这类价值称作“工具性价值”^①。在众多的目的性价值类型中，有没有具有至上性、终极性的目的性价值呢？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春秋时代鲁国的孔子都作了肯定性的回答。

孔子认为崇高（他把其界定在道德价值的范畴中）是人当眷注的至上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目的性价值。他锻制了“君子义以为上”^②，“好仁者无以尚之”^③命题。此处“上”字和“尚”字相通，都是表示至上的终极的目的性价值的概念。“仁义”——道

① 参见 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583页

② 《论语·阳货》

③ 《论语·里仁》

德价值——崇高价值在孔子看来是至上的终极的目的性价值。其它价值如“利”、“富贵”包括生命等等都是手段性价值。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仁义与生命发生冲突，两者不可得兼的时候，孔子的指令是：以实现至上的终极的目的性价值为重——“杀身成仁”。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价值的只能是幸福。他说：“既然目的是多种多样的，而其中有一些我们是为了其它目的而选择的，例如钱财、长笛，总而言之是工具，那么显然，并非所有目的都是最后的目的。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最后的东西。……总而言之，只是那种永远因自身而被选择，而绝不它为物的目的，才是绝对最后的。看起来，只有幸福才有资格称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绝不是因为其它别的什么”。^①对幸福这一至上的终极的目的性价值而言，“钱财”、“长笛”仅仅是手段性价值。

亚里士多德与孔子关于人的生命的存在的至上的终极的目的性价值的思想是深刻的。但他们对人生至上的终极的目的性价值的一元论指认则是值得商榷的。人作为存在者，其本质是“在缺与在限”的同构。这一双重本质，决定人的生命存在的双重需要：“圆缺需要”与“超限需要”。双重需要得不到满足，人就感到痛苦与卑下。但人从不甘于痛苦煎熬，从不甘于卑下久居。由此促成了双重创价活动：创造“圆缺价值”与创造“超限价值”。这两种价值都是具有独立意义的至上的终极的目的性价值。在这两种价值的追求、创造与实现过程中，人们分别予以了两种不同评价：幸福与崇高；分别获得两种不同的主观体验：幸福感与崇

^① 亚里士多德：《尼尔马科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0-11页

高感。由此人们看到人的生命的意义，自觉不自觉地把幸福与崇高作为价值追求祈向。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的自身生产活动、认知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都内蕴着对幸福价值与崇高价值的追求。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人类双重价值追求”这一提法，既是对人之“本然”的反映，又是对人之“应然”的贞定。

人类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双重价值追求，先后通过神话与理论反映出来。古代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与古希腊、古中国流传深远的著名神话，集中蕴藏着的是人类“心灵最幽晦处的秘密”——朦胧统一的双重价值追求观念。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无论是价值思想，还是价值追求，在某些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过明显的偏向。而与之相对立的价值思想与价值追求，总是发挥着不同程度的矫正作用。康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德福配称”观念。马克思的学说中蕴藏着大量、丰富、深刻的人类双重价值追求思想。

对人类活动的文化密码的解读与对人类关于幸福与崇高思想的追溯与梳理，旨在探索和建构当代人类双重价值追求观。这就需要从存在论的层面去寻找双重价值追求根据，对幸福与崇高作出更为明晰的界定，深入探寻双重价值追求祈向形成与遮蔽之缘，并对双重价值追求的内在的与外在的结构及其层次作出分析，给出双重价值追求普遍实现所必备的客观条件。现代社会生活基础——“经验思维”、“智能生产”、“市场经济”、“参与政治”、“自我文化”给人的价值追求及其前途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代人怎样追求与实现双重价值？本书作了初步探索。

幸福与崇高，是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理想。改善中国人民价值追求的客观条件，帮助人民实现幸福，引导人民走向崇高，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根本目的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

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双重价值追求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新时期改革与建设，为中国人民双重价值追求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近些年，人民群众追求幸福取得新的进展，追求崇高展现新的画面。同时，在中国社会迅速转型、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追求出了不容忽视的畸变与异化现象。每一个关怀中国人前途命运的人，都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追求融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为双重价值追求与实现的普遍化而努力。

第一章 人的生命活动中的价值之维

把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确认为幸福与崇高的根据何在？在理论阐释之前，我们不妨先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人自身生产活动、认知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中的价值内蕴的析解开始。

一、物质生产——对象化的价值

物质生产是人以自身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活动和过程，由采猎式生产到牧植式生产，由手工业生产到由机械工业生产，再到自动化生产，人类生产方式不断变化。但是无论生产的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时，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贯穿人类历史全过程。物质生产活动的发生、延续、发展，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自觉的历史过程，这个自觉的历史过程中蕴含着人的什么样的价值追求？

我们知道，物质生产活动根源于人的生活资料的“匮乏”，及由此而产生的人在不安与痛苦中的挣扎。人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系统，他的存在需要一个“为他”的世界。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自然界，不是一个以人为目的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具有两种可能性的世界。一方面它促成人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它又能促使人衰变与毁灭。“人类赤裸裸地进到这个世界来。他

没有用具也没有武器。藏身之所只有洞穴，连洞穴都没有呢，就只有丛树，有危险的时候呢？就爬上树顶。他在地上唯一的运转的器具，就只有他的两条毛腿。要过水呢？就得涉过或泅过，但还要那种地方是可以这样做的。他不懂什么技术，他的食物大都是植物，但若有时运气好，碰着了动物的尸体，那才有肉吃。‘自然’对他不是常常仁爱的。”^①人经常面临干渴、饥饿、寒冷、暴热，经常面临凶猛兽类的威胁与侵害，经常面临着大自然运行过程中多样形态“暴力”的打击。人类早期是始终处在巨大的强烈的持久的不安、匮乏与痛苦之中的，决不是生活在悠闲安适的田园之中。为了减轻和避免不安与痛苦，人依靠本能与自然展开了搏斗。在这个过程中，个别的偶然的使用自然工具的活动发生了。随着它的巩固与传播，以使用工具活动为特征的物质生产活动所获取的生活资料，所获得的生活条件为改善人类生活状况提供了巨大帮助。人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体验到愉悦与快感。在漫长的与严酷的生存环境的斗争中，人类由不自觉地、含混地到最终清醒地意识到，在它的所有活动中，使用工具获得物质生活资料是它减缓和摆脱匮乏与痛苦，追求幸福最有效的手段。

后来的历史表明：人类任何时间和空间的物质生产活动，其目的总是同解决人的物质利益需要，满足全体或者部分人的幸福追求相关。在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寻找、制取、保存自然的或人工的火种，时时供给它燃料使它长在，主要目的是抵御寒气感受温暖，驱逐野兽获得安宁。他们运用毒箭、飞绳、陷井，驱赶捕获动物，在于期求充饥和盛宴后的狂欢。他们从被俘动物身上剥其皮以制衣，从植物上摘剥叶、皮以缝制衣服，目的在于抵御寒冷和外敌攻击，并装饰外观以炫耀于众。他们寻找隐蔽的石穴以定

^① 徐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2月第2版，第61页

居，或在大树的低枝上建构类似蜂窝状的小屋，或以木桩插入水中为基础搭造“湖居屋”，目的在于躲避猛兽及其它部落的袭击，营造与机体生理机能相适应的全部环境。原始社会终结之后，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不同的，但人类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人（全体的或部分的）生存与幸福需要的适应与满足。完全与追求、维护人的生存和幸福需要没有联系的生产是没有的。现代生产从产品设计、制造、包装到销售，越来越注重以人的愉悦为目的。从汲取自然的水源，到制造各种品味的、多种微量元素的饮料；从猎取动物，到生产色、香、味、形俱全的食品；从挖掘安居的土坑，到建筑繁华的住宅；生产的每一次发展，都离不开对人的舒适、愉快和幸福的追逐。因此，安德烈指出：“家庭幸福，自我的舒适，和个人的发展成了大工业企业特别关注的目标。”^①

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给人带来了多方面的满足。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自然，而它自身就纯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②积极地、能动地改造自然，创造一个对象化世界，使之适应于自己生活的需要，并且在这同时，挥洒着自身的智慧与力量，创造着自己的生活，改造自身。因此，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一方面是人创造出一个为他服务的客体世界；另一方面是人创造出一个为他服务的主体世界。在客体世界中，同他休戚相关的是由物质生产提供的越来越丰富的越来越优越的越来越适应享受的物质生活产品与条件，使人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人类得以

^① 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袁树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5月第1版，第二卷，第3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第1版，第202页

实现幸福的范围、程度就其可能性而言越来越大；在主体世界中，人的感觉、直觉、想象思维、审美能力，人的体力、运动速度、敏捷程度不断增强。由此，人们看到了自己的目的向现实的转化，看到了自己的物质生产实践在现实中获得了积极的肯定，从而产生无比的喜悦与快慰。“我的劳动是生活的自由表现，因此我享受了生活的愉快”。^①

从物质生产的起源，最终目的、最终结果的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物质生产活动的价值内蕴。但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古老命题的诘难：劳动是痛苦的。的确，表示“劳动”这一意义的所有欧洲词语，如拉丁文和英文 Labor，希腊文的 Panos，法文的 travail，德文的 Arbeit，都是指痛苦和努力，有时也指分娩时的剧痛。它“是不堪忍受的，苦役和忧烦，”以至于古代为劳动进行辩护的思想家赫西俄德也把劳动列为折磨人的万恶之首。马克思也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②的确，在物质生产力低下，自然环境恶劣，获取物质产品主要依赖人的肉体自然力量的条件下，在劳动成为被强制受剥夺，劳动仅仅表现为手段，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的条件下，劳动是痛苦的、折磨人的。但是，物质生产劳动始终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人类物质生产的停止，就意味着消费之源的断绝，就面临着饥寒、死亡逼近那种痛苦的威胁。因此人类必须忍受当下的“苦役和忧烦”，把物质生

^① 参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 1958 年版，第 90 页

^②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47 页